

刘桃主编

6

闺中密友

爱从自己开始



赵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爱从自己开始

赵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闺中密友系列/刘桃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ISBN 7-5004-2930-4

I. 闺…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186 号

责任编辑:李炳青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三陌工作室

技术编辑:张汉林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100720

电 话:010-84029453 传 真:010-64030272

网 址:<http://www.cass.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6

插 页:18

字 数:600 千字

印 数:1-12000 册

定 价:60.00 元 本册:1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闺中密友

刘桃 主编

温暖我们爱着的心 ■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胭脂秀
画眉

烟花雨
叶倾城

菩提树
西岭雪

还有你的微笑
叶细细

流金
麦琪

爱从自己开始
赵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暖我们爱着的心 ■ 阅读她们 阅读你生命中曾经的伤与痛 爱与幸福 靠近她们

乡天乡色

003	乡天乡色
037	告别余生
042	拥有的方式
044	别来常思君
046	拥有角落的机会
049	老北京的背影
052	九只猫怎样度过雨天
054	这一本书都是钱
057	梅树
059	洛阳牡丹
062	灰色丝带
064	音乐旅程
067	女人梦
070	喜欢离开
073	姐姐的华服
075	身份
078	绅士无言
080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082	愿爱者轻松
085	愿他再遇传统女子
087	破茧

爱从自己开始

093

104

120

131

133

135

137

139

141

145

147

多年以前

早春的春杏

千年阳光

人在边缘

青色的吻

伤心的宝石蓝

乡下的天空

细节

屋顶的上方

五月的遥夜

苦涩的婚外恋

银首饰

用力量去爱

精神完美

一切从精神开始,从肉体结束

用力量去爱

尊重

无名指的隐衷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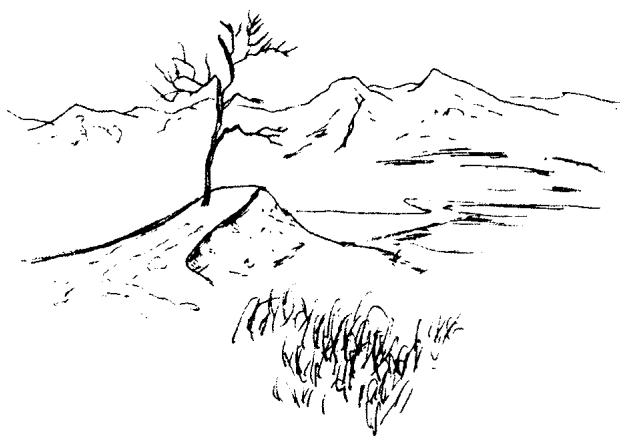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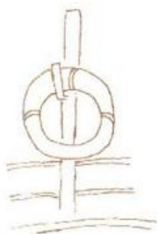
167

170

173

1 Aicongzijikaishi





乡天乡色

在秋雨里，我无法想念故乡。只为在秋雨里，格外地稼穡艰难，格外地揉碎我心。

父亲与母亲，生养我的人，已经年迈。收获的季节仍然多雨。

儿女长大，依然无靠，远在他乡。远在他乡，不敢深哭，怕加重雨势；在又冷又湿的高山上，谷物与禾草更不易晾干。儿女也很艰苦。如同移植的庄稼，为适应气候，努力挣扎。要长成壮苗，不辜负庄稼人的血统，以及，父亲的荣耀。

曾在幼小的年华，因住在贫瘠的高山上，常常从千米高的直岩与陡崖上爬下去负薪背水。忍



耐攀登到最高点，那就是家。父亲魁伟地站在高处，为我前瞻。负薪背水的形象，使我忘记自己的渺小。

产生了乡下人崇高的理想，牵着乡天乡色，绵绵无绝远游四方。

看到更多任劳任怨的人们，忘记享受四季的美景，以及昼夜交替的壮丽。我便在万千顷五彩斑斓里灵魂颤栗，便在盛夏每一个禾场礼拜父亲与母亲们，真正生养我的人。

于是父母们启示我变成夜莺，形容朴素，歌喉甜润，唱出乡天乡色的美魂。让劳作无暇的亲人们不耽搁活计，也能啜饮心灵之酿的浓烈香醇。

母亲生了我的身

母亲出嫁前就跟着她的父亲打井、垒墙、种地，所有农村男子的强度劳动，母亲都无所不做。外公暴躁的脾气还不时爆发在女儿身上。

作为团员积极分子，母亲在修建青年水库的工地上，认识了三十二岁的公社书记，他是一个清秀高挑而十分温和的人。母亲正是好年龄，又健康能干，媒人络绎到来。外婆忙着代收聘礼，她收一家，母亲就亲自去退还一家。有一次，母亲走得很急，外婆的小脚赶不上，还摔了跤，多年后她对我母亲的选择终于认同时，自己把这个笑话讲给我听。

母亲二十岁时带着简单的嫁妆从河边的娘家到了山上更穷的赵家。母亲一边忍受别人暗地里嘲笑她好端端的黄花闺女嫁给大十二岁的二婚男人，一边下决心把我父亲守寡多年的祖母孝敬好，把家里的小茅屋变成大瓦房。



在乡邻们冷眼旁观里，母亲做新娘子三天后该到娘家“回门”，她竟没有回去，而是让家里破旧的茅屋先换上了一个新干稻草的整洁屋顶。祖母一生也是要强的女人，曾经从土匪灭绝的村庄里拖着八个月身孕在尸体堆里沉着地装死，再逃到外乡，给地主做长工。一直感叹和她一起躲藏的姐妹因为临时害怕，小便难禁，被土匪看见，就在祖母身边被一刀剁了。祖母看见我母亲“新官上任”的作为，开始对她惺惺相惜，把对另几个儿媳的亲近，分配一点给我母亲。

母亲身材高挑，悄悄怀上了我，也没人知道。她每天照样肩挑背扛，屋里屋外，忙个不停。父亲很少从单位回家，母亲大约也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村里正在某个指示下疯狂地砍伐那些百年老树，以开山造田。合抱之木倒了，留下巨大的树头，分给每户社员。母亲背着里面可以蹲两个人的大背篓上了山，只是请人帮忙劈开那个大树头，自己就装满一背篓潮湿的木疙瘩，往家里背。快到茅屋的后山坡上时，母亲大约因为天昏地暗或者体力不支，脚下一软，一手锄头一手斧头，连着背上的重负肚子里七个月的孩子，滚下山坡，结结实实跌进了屋后废弃的红薯窖里。幸好中途她扔掉了锄头和斧头。

祖母又心疼又愤怒，捶床大哭，咒骂母亲不知自重。

父亲的前妻在吃治疗不育症的中药时，出于好心和愚昧，把自己的药给小姑子医治头痛，小姑子由此死了。据说我父亲为了惟一的妹妹的天亡，坐在停尸的棚屋里哭了一天一夜，决定领养孩子，也



不再让妻子受吃药之苦。但他开始遭受那个时代人人都可以轮到的批斗审查，女人出于害怕，在别人的唆使下，声言与丈夫划清界线。父亲作为孝子和普通人可以忍受“无后”的尴尬，但不能容忍投井下石的恶行。虽然审查批斗的结果是提拔到区政府，他还是坚持和前妻离婚，决然不听组织的劝告。他的一句话是：“一生的风浪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女人要和我划清多少次界线，还不如彻底了断算了。”当然，不听组织劝告的结果是，父亲又回到了原来的公社，并且降一级做副书记。在工地上认识母亲时才刚刚回到原职。

母亲一路流血流水，就着火把翻山越岭，被临时砍来、叶子未剔的竹子捆扎的滑竿，抬到几十里路远的区医院。母亲在医院的木板楼上，很少吭声，不断变换姿势以抵抗痛苦。三天之后，母亲手指甲磨到了肉里头，双膝因为长时间跪地也开了花。父亲也来到了她的身边，父亲终于说，不要孩子，要大人吧。

所有的金属器械摆在了母亲的身边，夹碎孩子脑袋的产钳，防止产妇大出血的止血钳……母亲在半昏迷状态下，清醒地制止了这些保护她生命的工具，她坚持到最后，生下了我，她的长女。

女子难养

母亲生下我，最高兴的人自然是我父亲。

三十二岁的人了，他的兄弟和同龄人的孩子都十多岁了，他终于在人们多年闪烁闪烁的同情中实现了作父亲的梦想。但祖母想得到的是一个长孙，长孙女给她的只是聊胜于无的感觉。刚好二伯母在享受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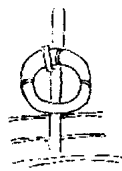
月怀胎应得的种种关爱之后，再次生下了一个足月的男孩，就在我出生的十多天后。

母亲在身体稍稍复元之后又一如既往地投入了劳动之中。她一点不计较妯娌产前产后得到的优待，也不太在意祖母把我的堂兄牵在手里，把堂弟背在背上，而把我扔在箩筐里。但母亲看到我的双腿长满了褥疮，堂弟的尿片却在换个不停。有一天，她终于和祖母、伯母们大吵了一架，赵家山的人从此才知道这个女人不仅心里要强手上能干，而且还有一张厉害透顶的嘴。好多年后，说起那次大吵得胜，母亲说，我有道理，也不是只有厉害。

母亲接着生了我的二弟、三弟和四弟。祖母的注意力被一再地吸引过来。该受冷落的是我的堂妹和伯母了，母亲这时才对祖母讲：“女人也是人，哪能一生下来就受歧视的，你自己还是女人呢。”

我七岁时的一天早上，母亲叫我放下割草的镰刀，坐在她新修的高大瓦房里，亲手用红缎子第一次给我扎了羊角辫子。我上学了，走在男孩子的队伍中，格外鲜艳。但我报名回来母亲就收起了红缎子和镜子。同学送我一把花纸扇，我爱不释手，母亲却给没收了，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说什么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几下心也就花了，女子心花了，做什么事情也没好下场。母亲的这种教育，正好给了我后来的男朋友一个把我还原成女人的机会。男朋友自然成了我的丈夫，有一次他酒后吐真言：如果一个男人善于从现成的花枝招展中，发现一个惟一的缺陷只是衣着过于朴素，看上去有点假正经，女人味还完全未被起封的女孩，那这个男人就找到了被一般男人疏忽的宝贝。

爱
从
自
己
开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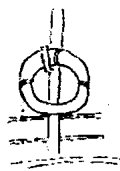


在把我交给婆家之前，母亲像所有养育女儿的母亲一样，比守财奴守护财宝还要谨慎。母亲想方设法偷看我的日记，跟踪我的行迹，随时查看我身上的蛛丝马迹。有一次，天黑以后我才从镇中学回到家里，家院里坐满了来我家看电视的乡邻，母亲大声对着空气说：“跑到同学家去干啥？”在乡亲面前主动为女儿编造一个顾全名声的理由后，等到深夜电视结束了，母亲才进屋审问我裤子上的泥是怎么回事。我编了十个谎言也没骗过“可恶”的母亲，直到我承认和一个喜欢我的男孩子坐在山头上说过一阵子话，母亲才结束了对我的暴打，然后又晓以大义，使我觉得自己挨打并不冤枉，她才离开我的房间，继续去收拾粮食。

母亲把赵家的青砖瓦房越修越宽敞，我的闺房藏在院子最深处，母亲还是把那些站在我家院坝边说荤话的男女赶走了，理由是谁家都在养女儿，在有女儿人家的门前就不要说那些脏话。母亲对儿子说的话是：“哪里的黄土都养人，当农民也没有什么。”但母亲为我想象的人生不在土地上。母亲自己只在解放初读了高小，她为我铺设的就是读书这条路。在条件不允许时，别人家是牺牲女儿保儿子读书，我家里，母亲的志向是不委屈任何一个孩子，但真要有所取舍时，母亲也决不会把我牺牲掉。母亲说：“女人太难了。”

玉米成熟的季节

春节刚过，母亲和我就脱下新衣服，背着农家肥上山，挖开冻土，把肥料埋到芦笋地里。此后，在母亲精心侍弄下，芦笋慢慢长出像文竹那样的枝叶。到



了初夏，芦笋又像竹笋那样顶着露珠逐渐从潮湿的地里冒出来。母亲每天赶着晨光上山，一个人在地里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小心翼翼把成熟的芦笋掏出来，有时早饭也顾不上吃，还得赶路去收购点把新鲜芦笋卖掉，才换下渍满汗水露珠和软泥的衣裤，让我给她捶捶僵硬发麻的腰背。此外，我再也帮不上母亲，她也不会允许我帮她，怕我手不细，伤了笋根，减少收入。母亲的两个梦：修大瓦房、让所有孩子读书，都指望那一大片难伺候的芦笋地。

到了八月，玉米成熟的季节，母亲还在芦笋地里收尾，我便成了玉米地里的先遣军。收玉米是粗活儿，我也有经验，母亲可以放手让我去做。我整天穿梭在分散好几处的玉米地里，踮着脚，拨开锋利的玉米叶子，细心检验那些干了穗儿的玉米棒子，确定老了的，就可着劲儿掰下来，反手扔进肩上的背篓里。为了跟山里的各种动物争夺夏季的收获，我每天都会独自去搜索参差成熟的玉米。等到玉米全面成熟，母亲才从别的事情上脱手来和我一起干。到那时，我脸上被玉米叶子划出的伤痕也新旧难辨了，脚底厚厚的死茧则使我偶尔因躲避疼痛而站立不稳，有一天傍晚，终于连人带玉米滚到了路边的稻田里。母亲把我从抽穗的稻田里拽出来，不知是心疼被砸倒的稻子和被泥涂了的玉米，还是恨我让她当天安排的活儿为这耽搁掉一个尾巴，总之，她对我又操又骂。

那天夜里，我没有吃饭就睡下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感到脚底发热，偷眼一瞧，是母亲正举着煤油灯查看我的双脚。我没有理她，过了一会儿，她使用剪刀剝剪那些死茧。她的动作慢得让我



不耐烦，忽然，我的脚背上滑过热热的湿湿的东西。

原来是母亲在流泪。

那么暴躁能干的人也会流眼泪？我的鼻子也酸酸的。

第二天，一切照旧，母女俩又忙碌在玉米地里。昨夜的事情谁也没有提起。在后来所有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没有提起过母亲流泪的事情。只是有一次，母亲在一个话题中偶然说：“女子睡觉睡得死，把她搬过几面山，也不会醒。”

但母亲秘密的眼泪仿佛强酸，还是悄悄蚀穿了我心里对她金属般的感觉。在山区十月的寒凉夜里，我固执地守候着母亲。那时，经过一个盛夏初秋的累死累活，母亲和我已经把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晒干，收进了粮仓；水稻也在秋雨天里好不容易收拾完毕，稻草上树垒成垛，稻谷也进了木柜子。空出的玉米地里又栽种了红薯苗，红薯苗结成红薯，红薯长大成熟后，又被我们从泥土里挖出来，一个个洗干净，母亲十月份的不眠长夜就开始了。母亲坐在院子里，整夜剥剥地切着红薯片，刀锋在灯光月光和星光下闪烁，她左手边的红薯小山很快消下去，右手边的薯片小山堆起来。我则忙着从背篓里往她左边送红薯，忙着把她右手边的红薯片儿往背篓里装。天亮前，我不知打过多少次瞌睡，有时从板凳跌到地上，母亲却从来没有把手切伤。天亮了，村里的晒坝上，满铺着我家的红薯片，难得的好太阳，母亲高兴地说：“天时是抢来的，懒人家的粮食就只有烂掉，老天不等人。”

母亲的冬天过得很踏实。我们家粮食满仓，家畜满栏。母亲上山砍够明年一整年烧的柴火，等着给丈

夫、孩子和公婆过一个丰盛的年，等着新年后，脱下新衣，又开始给芦笋地上农家肥。

但是，从我十二岁那年开始，所有的粗细活儿都只等母亲一双手了。劳累的时候，也只有母亲一个人坐在我家高大宽敞的屋檐下喝着解乏的老鹰茶。

我到镇子上上中学去了。三个弟弟也都上了学。

锅灶后面的表婶

母亲早就不是那个在人们冷眼旁观下我行我素的小媳妇，我们家里总有来来往来的乡邻。有些是收工路过顺便坐坐，说些闲话；有些是找母亲要点她们急需的东西；有的则是给我家帮忙，留下来吃饭。

我最喜欢家里来的是表婶。表婶来了，母亲就在厨房和她们说话，表婶们说话总能说到母亲心坎上，母亲自然很高兴；表婶们总是闲不住，在锅灶后面帮母亲烧火拉风箱，见什么做什么。我呢，这时就不再担心母亲发脾气，也不用干活儿。家里来了男人则不一样，如果父亲在家，父亲要去陪他们，活儿落在我身上不说，还得额外给这些男人端茶递烟，忙起来容易出差错，母亲的脾气随时会发在我头上。

母亲与任何女人都相处的很好。她总是认为“女人不容易”，她偏袒每一个站在男人对面的女人，包括我父亲的前妻。吴氏离开赵家后，父亲对她不再提起，乡亲们则把她和我母亲对比，觉得一

爱从自己开始

